

# 简论宋代河湟地区社会发展特点

吕海华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西宁 810008)

**摘要:** 河湟地区自汉代正式纳入中央统治以来, 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它的开发。历史发展到宋代, 虽然赵宋王朝边界面临的威胁比较多, 但对西北的河湟之地仍进行了开发, 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呈现出诸多特点。本文将从四个方面来论述有宋一代河湟地区历史特点, 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宋代河湟地区历史发展的状况。

**关键词:** 宋代; 河湟地区; 社会发展特点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958(2007)02-0110-03

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 统一局面仍没有形成, 中原有赵宋王朝, 周边有少数民族政权夏、辽、青唐政权。少数民族政权时刻威胁着赵宋王朝的安危。而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也是虎视眈眈, 势力此消彼长。做为河湟地区的青唐政权, 处在如此复杂的历史时期内, 其政治、经济也呈现出了一系列特点, 下面将做分别论述。

一、政治上, 河湟地区几易其主, 少数民族政权交替统治

宋时的河湟地区, 由少数民族政权唃廝囉统治。唃廝囉为赞普之后, 被河州吐蕃人何郎业贤发现并带到河湟地区, 唃廝囉先后与李立遵、温逖奇合作, 但因不和, 又先后分道扬镳, 后迁到青唐, 开始了盛极一时的“青唐城”历史。

唃廝囉政权建立后, 一直与宋保持着联系。唃廝囉历代统治者都要受宋朝册封, 享受宋朝的俸禄和接受宋朝的赐予。如在北宋明道初, 授唃廝囉为宁远大将军, 爱州团练使(《宋史》卷490《吐蕃传》); 宝元二年, 加保顺军节度使, 岁给丝绢千匹, 角茶千斤, 散茶一千五百斤 引自祝启源著《唃廝囉——宋代藏族政权》,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 仍兼邈川大首领; 后兼保顺河西节度使, 洮凉两州刺史, 加阶勋检校官, 功臣、食邑(《宋史》卷490《吐蕃传》); 董毡继位后嗣为保顺军节度使, 检校司空; 神宗即位后加封太保, 进太傅; 阿里骨以起复大将军, 检校司空为河西节度使, 封宁塞郡公; 绍圣四年正月封瞎征为河西军节度使、检校司空、袭宁塞郡公等。

虽然唃廝囉政权受宋的封官、赐予, 但它仍保持着相对独立性, 有其自身的特点, 它分若干游牧民族的联合体, 呈现出游牧民族的特点。最高统治者自称为“赞普”。下设“国相议事厅”和“国王亲属议事厅”, 二者相互制约, 通过带有宗教色彩的盟誓形式来沟通中心政权与部落之间的联系, 实行“立文法”和“祭天”等形式使各部落顺从于中心政权。

但唃廝囉政权与宋的关系也不是长久稳固的, 它随着朝代皇帝的变换而变化, 如进行的二次宋军进军青唐, 其中第二次进军实现了宋对河湟地区的直接控制。

正当宋军对河湟地区进行经营时, 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金政权却将触角伸向了河湟。1127年靖康之变, 北宋灭亡; 同时金兵势力达到陕西一带; 1131年金将宗弼、奔睹抚定巩、洮、河、乐、西宁、兰、廓、积石等州, 泾原、熙河西路皆平, 金军进入青海地区。金军虽占领了河湟地区, 但时间并不长, 1136年西夏出兵攻占西宁州, 次年九月, 金将乐州、廓州、积石州割让给了夏, 河湟地区又归西夏统治。

由此, 宋时的河湟地区统治权由宋、唃廝囉共同拥有到金、到夏交替统治, 河湟地区几易其主。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是因为河湟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此时, 西夏已崛起, 这成为宋的心腹大患, 西夏与唃廝囉政权相连, 宋朝恐两者形成联盟来共同对付宋, 因而采取赐予、封官等种种拉拢措施, 迫切希望河湟之地的唃廝囉政权成为牵制西夏的一股力量。

收稿日期: 2006—07—23

作者简介: 吕海华(1982——), 女, 土族, 青海大通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史专业宋元方向。

而西夏对唃廝囉的态度,也是随局势而变,最后灭之,即是扩大疆域,除去与宋的联盟者,为更好地进攻宋打下基础。同时,唃廝囉统治的地区又恰可以联通西域诸国,因而拉拢并占有了它,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就可以加强,借此发展贸易,与本国大大有利。

## 二、经济上,农业发展进入新的高潮

唃廝囉政权幅员辽阔,东至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北接祁连山,南至阿尼玛卿山,西接龟兹国,西南至卢甘界(今青海玉树州一带),这一区域自古以来就是畜牧业发达之地,吐谷浑、吐蕃族在这里生息、繁衍,其畜牧业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世代相传,到唃廝囉时,畜牧业发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西北吐蕃人善于饲养马匹,这在宋与唃廝囉间的茶马贸易中就可看出,如元丰二年,董毡派大首领青宜党令支向宋贡方物,其中有马463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记事),元祐六年(1091)阿里骨向宋贡马179匹(《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0,元祐六年六月甲寅记事);此外,唃廝囉人还饲养羊、驴、骡、骆驼、猪等,这些无不说明唃廝囉时期畜牧业的发达。而自唐后期吐蕃占领河湟后,河湟地区的农业经济比重呈下降趋势。在此后的二百年中,大量耕地逐渐变为牧场,许多渠道废弃、壅塞。到宋代,宋军自进入青唐后,通过招募弓箭手屯田,疏浚渠道等方式来扩大耕地面积,促进农业发展,由此也使河湟地区农业开发出现了新的高潮。

宋代河湟地区屯田与西汉、隋、唐有明显区别,它既不同以往的军屯,也与民屯不尽相同,它主要是通过招募弓箭手来进行屯垦、戍守。招募的弓箭手一般是贫苦农牧民,平时耕牧,战时出征,不隶军籍。招募弓箭手的条件是由朝廷授予一份土地作为“身份地”,其数额一般是汉弓箭手每人2顷,出战马1匹者加50亩,蕃弓箭手每人1顷。应募的弓箭手首先须“捏臂”,即刺黥手背,蕃族弓箭手则刺左耳,故招募弓箭手又叫“招刺”。弓箭手的身份地是政府授予的一份国有土地,他们向封建国家定期服兵役,政府是拿土地换较为稳定的兵员,弓箭手则是佃种官田,以应役代替交纳租税。何灌知乐州时,就曾募弓箭手7400人,用于屯田,成效显著。弓箭手也确实起到了边防作用:“不费钱粮,可伐正兵,而又便习弓马,勇于战斗,谙熟山川,通知出入道路,在边诚为得力”(《宋会要辑稿·兵》四之十五)。

宋朝廷运用这些招刺的弓箭手进行屯田,疏通渠道,成效是非常显著的。政和五年提举熙河兰湟路弓箭手何灌奏称“熙河新边一带土地荒芜本久,开垦甚难,又人贫力少,种粮倍贵,故弓箭手旋募旋散。今虽厚借贷以广招募,亦宜委曲描画,以成地利。如前日湟州东原近千顷,亦以荒旷太久,人悉置而不问,因得汉唐引水故渠,修葺引水,不一日间,其田悉为膏腴,人之占射者益数。今西宁、湟、廓一带可入水之地甚多,又汉唐故渠间亦依移可考。今欲之于本路近呈弓箭手步入内轮差三五百人,每日一替,开渠引水,以变荒旷难辟之田,以劝富强难募之民。又地之所入可数倍于旱田,庶得新边立见富强。并从此”(《宋会要辑稿·兵》四之二二),在何灌主

持下,差派兰州、河州等地汉蕃弓箭手轮番来河湟地区修葺汉唐故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推动了新边招刺弓箭手认垦屯田的过程。何灌在任岷州知州时,曾“引邈川水溉闲田千顷,湟人号广利渠”(《宋史》卷357,《何灌传》);西宁州第三任知州兼陇右都护的赵隆,引湟水灌溉两岸川地,增加水浇地数万亩;还在青海东部三川招民佃种,“耕民出深”,政和九年定例,每亩纳租三斗五升,草二束(《宋史》卷290,《兵志四》);“政和五年,知西宁州赵隆请引宗河水灌溉本州城东至青石峡一带川地数百顷,从之”(《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八二)。

弓箭手做为具有两种身份的人,即具备作战能力,又具备农业耕种能力。招刺弓箭手以给授田地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疆地区大量无田农民的土地问题,缓和了阶级矛盾,通过他们的屯田,疏通渠道,耕地面积大增,且多为良田、水浇地,这就使得河湟地区农业经济呈现出一次新的发展阶段,进而对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经济的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三、对外关系上,河湟地区成为联通中原与西域的纽带

西汉时,通过新疆的中亚陆路交通有南北两大道: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经敦煌、车师前五庭、龟兹、疏勒等国,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由奄蔡南下达安息,由安息到大秦。这两条道路成为当时中西经济交流的主干。从这两条大道上输出的主要是丝织品,而当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故这两条大道被称为“丝绸之路”。它是中国同中亚、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丝绸之路自勃兴始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早在秦汉之前,分布在青海的羌族就开辟出了一条羌中道(青海道)。青海道曾是北魏时北凉政权与刘宋政权,西域商人与东魏、北齐政权,南朝梁与西域各国交往的纽带。到宋时,党项族夏政权兴起,对中西过往商旅进行盘剥、抢掠,“贾人苦之”,到完全控制河西地区后,对过往商旅的盘剥就更甚,西域商人由此多改道柴达木盆地,经青海城东至中原,如史载:“于阗贡方物,见于延和殿。上问曰:‘离本国几何时?’”曰“‘四年’。‘在道几何时?’二年”;“所涉何国?‘道由黄头回鹘,草头鞑靼,董毡等国。’又问:‘留董毡几何时?’二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丙子记事)。元丰四年,董毡使军至熙州,译其辞以闻……神宗当问其使去国几日,所以何国及有无钞略,对曰“道途居其半,历黄头回鹘,青唐,惟懼契丹钞略焉”。同年十月,“拂菻国贡方物……又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至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约昌城,及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鹘,又东到鞑靼。次至种温。又至董毡所居,次至林檎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界”(《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由此,青海道继南北朝、唐朝之后,再度兴盛,成为中西方交通的主干道,河湟地区也就成为联通中原与西域的纽带。

由于中西商贾频繁往来于青海道,许多商品运至青唐城,青唐城一时成为中西国际贸易的一大中转站。唃廝囉很

善于抓住这一时机,大力发展过境贸易,增强经济实力。同时,唃廝囉政权还为过往商旅提供优待、护送。如上所述于阗使者曾称其国使者经“董毡使至熙州,译其辞以闻”,方才得达于宋朝。唃廝囉政权还为商贾提供食宿,允许商人在青唐城内建造房屋、货栈。据李迈《青唐录》载:青唐城之东城为商业区,那里有“于阗,回纥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居之”;唃廝囉还护送过往商队,如“甘州回鹘”数与夏州接战,(可汗)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宋史》卷490《回鹘传》)在这种中西贸易的影响下,唃廝囉政权日益强盛,即“唃廝囉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宋史》卷490《吐蕃传》)。

在这种中西经济贸易交流中,自然会带有文化交流。而作为中转站的河湟地区,势必会受到中西文化,尤其是中原农垦文化的冲击。在这种农垦文化的不断激荡下,河湟地区的封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与汉族地区的差距也有所缩短,进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

#### 四、外来人员继续进驻,共同开发河湟地区

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王瞻向朝廷奏准收复河湟地区,宋廷遂于元符二年(1099年)命总管王慤为统军,王瞻为副统军,进军湟水流域。青唐主出降,河湟地区为宋王朝收复。为经营河湟,宋廷又于崇宁二年(1103年)派王厚进军青海地区,占领鄯州、廓州,遂改鄯州为西宁州,成为“西宁”这一名称见于青海历史之始。同时在溪来城复置积石军(今贵德),并驻军防守。宋军在一路行进过程中必定会有流落定居者,这部分流落者多为汉人,流落到河湟地区后,与当地入通婚定居,成为青海居民;同时,还有不同形式的移民进驻河湟地区,如在屯田募丁过程中,应募的弓箭手中来自陕西的汉族农民占一定比例,另外随各级军政官前来定居的中原农民(官民家属、亲友)也不在少数。如宋徽宗崇宁二年(1104年),王厚进军青海,随之而来的有一批迁入者《湟中县志》青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为外地移民。此外还有本地移民,如政和七年(1117年)，“甫岁半,得善田二万六千顷,募士七千四百人,为他路最”(《宋史》卷357《何灌传》),赵隆从河州招募人丁到西宁佃种官田,“家选一丁,官给口粮。”(《宋史》卷350《赵隆传》),由此也吸引了大批本地蕃民成为政府属民,“诸豪信服,十二种户三万六千,愿屯比内地”(《宋史》卷350《赵隆传》),这些应募者多为本地人,应募后到应募地屯田、戍守,成为本地区的移民,共同投身到河湟地区的开发中;第三种就是战俘移民,西夏在占据河西后将战争中掠夺来的人安置于此地,这部分资料不多见,但从西夏军队中有专门的捕获俘虏为职业的“擒

生”十万看出,这部分人当不在少数。西夏统治者曾“得中国无艺者,使耕于河”(《东都事略》卷124),这里的“河”则泛指黄河以西、以北。

这些进驻河湟地区的外来人员,或随军而来,或为应募,或是为俘虏。他们的到来,带来了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农业生产技术随之也传播到了河湟地区。此时中原的农业生产工具中,铁制犁铧已多样化,主要有尖头、圆头两种,适用于耕作不同的土壤。宋代青海地区的农业主要是在东部黄河、湟水两大流域,像青唐、宗哥、邈川及廓州等地由于濒临“大海”,海拔较低,气候湿润,所以土地都较肥沃,既是主要的农业区,也是“部族繁庶”,人口集中的地区,正如宋人李远所形容的那样:“皆沃壤,中有流水,羌多依水筑屋而居,激流而殖,适于进行农业生产。这些外来人员的到来使得河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农业的比重大幅度加强,农业经济得以发展;同时他们也为河湟地区的开发补充了人力资源,他们与本地居民一道共同开发河湟地区,为河湟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有宋一代河湟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宋、金、夏政权争夺的焦点;此时河湟地区的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它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一言以概之,这时的河湟地区,发展仍是其主流。

#### 参考文献:

- [1]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樊保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 [3]刘建丽.北宋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土地开发[Z]//西北史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4]杨应琚.西宁府新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 [5]王昱.青海方志资料类编[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 [6]崔永红.青海经济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 [7]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
- [8]青海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 [9]青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10]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编辑 / 张港